

新华时评

一场大雨浇出了多少城市的原形

□新华社记者 白靖利

一场突如其来大雨,导致春城昆明变成“水城”;城区交通接近瘫痪,机场2000余名出港旅客滞留,万余户居民停电。就在去年,昆明投入巨资对40条城市道路进行提升改造;就在上个月,昆明花费大量财物举办了南博会。但是,城市的面子,竟被一场大雨浇得现出原形。

在极端天气愈加多发的情况下,城市内涝已经成为困扰各地的一个重要问题。事实上,记者去年调查发现,昆明市新修的景观大道排

水系统存在造假:外表看似正常,井盖下面却是实心“水坑”,华丽的面子背后竟有见不得人的里子。

与昆明同样遭遇内涝的还有成都、武汉、广州等多个城市。尽管与入汛以来的暴雨、薄弱的城市排水系统不无关系,但是造假工程却如同引子无情地揭露出一些地方的丑陋面目。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一些地方政府投入巨资进行排水管网改造,但再次遭遇大雨照样水浸的实质。

作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,城市形象很重要。长期以来,地方政府努力打造城市“面子”,试图营造良好的城市形象。然而如果光鲜的城市面子背后却是落后“里子”,那么公众有权知道,这些造假工程背后有多少见不得人的贪腐勾当?还有多少造假工程没被发现?纳税人的钱究竟去了何处?

面对频发的城市内涝,我们往往只关注城市快速发展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矛盾,很容易忽视各类工程背后的“猫腻”。从

某种程度上说,“造假工程”反映的已经不是地方执政者的能力和水平,而是底线和良心,是执政者合不合格的问题。那些“造假工程”的染指者完全无视民生疾苦,完全违背“权为民所用,情为民所系,利为民所谋”的执政原则,需要认真“照镜子、正衣冠、洗洗澡、治治病”。

城市“里子”建设是民生工程,更是“良心工程”,挖出那些隐藏在民生工程中的“蛀虫”,才能真正让民生工程“解民生之忧”。

媒体评说

北京青年报

你喝到的是“纯牛奶”吗?

针对近日有关“超六成液态奶系奶粉冲兑”的报道,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纯奶不允许使用奶粉做原料,若有企业用奶粉制作纯奶是违规行为,应坚决查处。“超六成液态奶系奶粉冲兑”的说法,出自西部乳业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、西南民族大学畜牧系教研室主任魏荣禄之口。魏教授说,近几年中国从国外进口奶粉数量激增,进口奶粉一部分用来做其他食品(如饼干)和婴幼儿奶粉,大部分用来冲兑液态奶,这样做比用国内奶源生产液态奶成本更低,“我保守估计,可能60%以上液态奶都是由奶粉冲兑的”。魏教授认为,用奶粉冲兑而成的牛奶,按规定必须注明“还原乳”或“复原乳”,但大多数奶企并不注明,反而打出“纯牛奶”的旗号忽悠消费者,这是典型的欺行骗市行为。

京华时报

“脏冰块”浮现快餐安全冰山一角

央视记者在崇文门的肯德基、真功夫和麦当劳3家大型快餐店中,取回可食用冰块进行抽样检测。检测发现,3家店均超标,其中肯德基、真功夫的冰块菌落数量更是高于马桶水数倍甚至十几倍。看起来晶莹剔透、玉洁冰清的冰块,为什么在一些快餐店里却成了细菌的温床?这可以从肯德基官方微博的道歉声明中反推一二。“监督餐厅立即按照标准严格清洁和消毒制冰机和相关设备”,其实只是点出了设备问题这一客观因素,没有触及人员操作不当等主观因素。被曝光的这几家快餐企业,实力强、品牌大、相对规范,可谓是快餐业的“正规军”。可就是店大业大如它们,还屡屡出状况,那些规模小、到处钻的快餐店、小吃摊,其卫生和食品安全状况更加堪忧。

新京报

城管局长对记者动手,写检查了事?

前两天,哈尔滨一名瓜贩被执法人员打得头破血流。黑龙江电视台记者采访时,遭遇哈尔滨道外区城管局主要领导及工作人员的拉扯阻拦。现在,当地政府做出回应,将殴打商贩的执法人员停职,责令涉事局长做出检查。这种事件流程太让人熟悉了。表面看来,民意是赢了,然而,这种“问责”不过就是打上引号的,本质只是做做样子,走走过场,应付一下舆论追踪。在这起事件上,涉事区的城管局长被责令做检查。表面看,这位局长也是灰头土脸低下了头。可是,写份检查道个歉,与他此前的嚣张与蛮横相比,能算是匹配的问责吗?能抵消他行为的恶劣影响吗?能对其他权力起到警示效果吗?

公民声音

善待“城市的良心”或可期

□钱兆成(媒体人)

入汛以来,多地出现强降雨,让一座又一座城市陷入内涝之困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,我国力争用5年时间完成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改造,用10年左右的时间,建成较为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。

(7月22日《新京报》)

倾听民声

领导小组设立也应讲究程序正义

□杨兴东(媒体人)

2007年,浙江省要求清理规范议事协调机构,杭州市萧山区编办的吴焕根在政府内网上搜索发现,区委、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多达235个。这些领导小组五花八门:陕西省某市曾于2006年成立“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”,并且各县区、乡镇街道,也纷纷成立。这些小组在成立之初即受到争议,如今已销声匿迹。

(7月22日《新京报》)

热点话题

冀中星案被打致残的证据该由谁提供

□朱永杰(公务员)

山东菏泽人冀中星8年前在广东东莞被治安队员打成残废。这个不愿忍气吞声的人通过法院起诉想得到30多万元的赔偿。但是,东莞警方说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被打致残,法院判他败诉。8年来,他多次上访。最终于2013年7月20日傍晚在首都机场引爆了装在自己身上的自制炸弹。(7月22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

按照现代政治运行的规律,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既需要相互独立,互相制约;又必须相互联合,共同发力。一种社会问题、一个社会事件,其背后可能关系到数个部门的职责。以昨日甘肃发生的地震为例,该事件关系到民政、公安等数个部门的工作。在这种职能交叉的环境下,成立领导小组可以有效

代表着一个城市的良心”,此言非虚。一个有良心的人总是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,而完善的排水系统则是应对暴雨袭击最有力的途径,当强降雨来袭时,正是因为排水系统无法保证大规模、大范围排水,才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

自从北京的那场暴雨风浪之后,中国城市需要下水道市长的呼声越来越高,官方层面应该给予积极回应。我们也应该看到,排水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见证,正日益被各个城市建设者所重视,其在城市基础设施中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,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。从饮用水的污染,到不断发生的城市内涝,排水问题已经与人民生活及生命财产安

全密不可分。

而历朝历代,“争言水利”,治理河道,防患洪涝之害,都是吃苦出力的事,不能急功近利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,力争用5年时间完成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改造,用10年左右的时间,建成较为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,或许这样的意思表示并非只是拖延,而是量力而行的承诺。

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智慧与良心,评价一座城市的优劣,不能只看地表,更要看地下。“只看地表,不看地下”,恰恰正是我国城市频繁发生内涝的症结所在。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偏,面对太多历史欠账,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善待“城市的良心”。

组”等稀奇古怪的领导小组时,凭着一纸通知便敢“号令四方”。

眼下,各地虽已清理整顿了一批不符合法制的领导小组,而从结果来看,这种清理整顿,多是出于舆论的偶发性制约。但公共舆论的力量毕竟有限,仅仅靠此难以照亮权力运行可能留下的死角。因而,更深层次预防领导小组设立乱象,还必须依赖于制度层面的有效监督。

所以,对于领导小组的设立,当区别对待。比如首先应该像天津等地一样,尽量减少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,凡工作可由现有机构承担或者协调解决的,不再另设协调机构。实在是协调有困难、需要多部门协同、必须设置相应领导小组的,应该像专家建议的那样,在政府网站上公开。与此同时,在设立程序上,必须格外讲究程序正义。从制度层面抓起,完善领导小组规范运行机制并建立相应的审查机制,接受公众监督,换取公众信赖。

协调各部门的关系,打破“各自为政”的桎梏,充分调动各部门的行政资源。

但权力的运行必须置于有效监督之下,超部门的领导小组,由于其规格甚高也会衍生一些权力病:传统监管渠道难以对其发挥效力。从新闻报道来看,这种现象已积重难返。一些地方政府在设立“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

菏泽市则称,“冀中星和其所拉的客人龚涛与新塘村治安队队员发生冲突,冀中星受伤致脊椎粉碎性骨折、下肢瘫痪”;而东莞方面则说,“冀中星是与治安队员发生碰撞倒地受伤,至今仍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、龚涛”。如果按照鄆城县的官方说法,冀中星无疑是蒙受了巨大冤屈。但自2005年以来,冀中星先后到东莞厚街公安分局、国家信访局、中央政法委上访,并先后向东莞的两级法院起诉,最后都未能证明自己是挨打致残。其间,东莞方面出于“人道主义”给他10万元救助。值得注意的是,不管冀中星通过什么渠道上访,最终都是由东莞当地调查。

我们不得不问:被打致残的证据如果冀中星自己不能提供,那么这起刑事案件就是无头案了吗?显然不是,因为这证据完全应该由当地公安部门侦破提供,而不是动辄让受害者提供。

34岁的冀中星瘫痪8年,和62岁的父亲相依为命。哥哥冀中吉远在内蒙打工,除了养活自己一家四口人,还要接济父亲和弟弟。冀中星希望在哪里?他苦苦维权,却始终不见光明。社会学家观察发现,这种不要命的抗争是极富传染力的,更多的弱者纷纷效仿“悲剧英雄”并非杞人之忧。人民日报曾说:“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粗暴执法、野蛮行政的巨大危害。”在此,这句逆耳忠言需要铭记。

我们不得不问:被打致残的证据如果冀中星自己不能提供,那么这起刑事案件就是无头案了吗?显然不是,因为这证据完全应该由当地公安部门侦破提供,而不是动辄让受害者提供。

34岁的冀中星瘫痪8年,和62岁的父亲相依为命。哥哥冀中吉远在内蒙打工,除了养活自己一家四口人,还要接济父亲和弟弟。冀中星希望在哪里?他苦苦维权,却始终不见光明。社会学家观察发现,这种不要命的抗争是极富传染力的,更多的弱者纷纷效仿“悲剧英雄”并非杞人之忧。人民日报曾说:“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粗暴执法、野蛮行政的巨大危害。”在此,这句逆耳忠言需要铭记。

我们不得不问:被打致残的证据如果冀中星自己不能提供,那么这起刑事案件就是无头案了吗?显然不是,因为这证据完全应该由当地公安部门侦破提供,而不是动辄让受害者提供。

34岁的冀中星瘫痪8年,和62岁的父亲相依为命。哥哥冀中吉远在内蒙打工,除了养活自己一家四口人,还要接济父亲和弟弟。冀中星希望在哪里?他苦苦维权,却始终不见光明。社会学家观察发现,这种不要命的抗争是极富传染力的,更多的弱者纷纷效仿“悲剧英雄”并非杞人之忧。人民日报曾说:“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粗暴执法、野蛮行政的巨大危害。”在此,这句逆耳忠言需要铭记。

我们不得不问:被打致残的证据如果冀中星自己不能提供,那么这起刑事案件就是无头案了吗?显然不是,因为这证据完全应该由当地公安部门侦破提供,而不是动辄让受害者提供。

34岁的冀中星瘫痪8年,和62岁的父亲相依为命。哥哥冀中吉远在内蒙打工,除了养活自己一家四口人,还要接济父亲和弟弟。冀中星希望在哪里?他苦苦维权,却始终不见光明。社会学家观察发现,这种不要命的抗争是极富传染力的,更多的弱者纷纷效仿“悲剧英雄”并非杞人之忧。人民日报曾说:“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粗暴执法、野蛮行政的巨大危害。”在此,这句逆耳忠言需要铭记。